

音樂作品集西安首發

趙季平：創作要保持一顆真心

○中國當代著名作曲家趙季平。受訪者供圖



「大河向東流哇，天上的星星參北斗哇……」雖然距離這首《好漢歌》首發已有20多年，但如今在內地的眾多城市鄉村，這首歌依然是經久不衰，大人小孩耳熟能詳，甚至是口口相傳。作為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當代著名作曲家，在近六十年的藝術生涯中，趙季平創作了逾千部音樂作品，其中更是不乏《大話西遊》、《紅高粱》、《霸王別姬》、《喬家大院》、《大宅門》、《水滸傳》等享譽全球的著名影視劇音樂，體裁廣泛，題材多樣，其數量之多、質量之高，令人歎服。日前，《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由陝西省音樂家協會策劃，上海音樂出版社、上海文藝音像電子出版社出版推出。早前，《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首發式在西安舉行，激動之餘，趙季平鄭重將選集贈送給了自己的母校——西安音樂學院及多個來自全國的樂團和高校，他希望能讓更多的當代年輕人可以聽到、看到、學習到。

1945年8月出生的趙季平，自幼深受家庭文化熏陶。其父趙望雲，為長安畫派的奠基人，被認為是與齊白石、徐悲鴻、石魯等齊名的國畫家。趙望雲酷愛戲曲藝術，愛好秦腔、豫劇、京劇，拉得一手京胡。趙季平自幼隨父親畫畫、聽戲，並在父親的教導下，立志創作出接地氣、反映人民心聲的音樂作品。1961年，趙季平進入西安音樂學院附中求學。1964年，考入西安音樂學院，學習演奏二胡、打擊樂，同年創作第一首歌曲。1970年，自西安音樂學院畢業後，分配至陝西戲曲研究院工作，在此期間趙季平深入關中、陝南和陝北，鑽研了秦腔、碗碗腔、銅川梆子以及外省劇種、樂器，通過學習民間藝術，為音樂創作打下基礎。1978年，趙季平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進修，從此開啟了一場跨越近半世紀的音樂之旅。

趙季平在中國音樂創作領域獨樹一幟，被譽為中國樂壇最具中國風格、中華氣質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作曲家，也是目前活躍在世界樂壇的中國作曲家之一。趙季平創作體裁涉及影視音樂、交響樂、民族管弦樂、協奏曲、室內樂、舞劇等。在不同作品中，都保持了或輕或重、或濃或淡的中國韻致，將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與現代作曲技法結合得淋漓盡致。而他為百餘部電影和電視劇作曲，亦塑造了眾多生動的音樂形象。

此次出版的《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共18卷，囊括23部作品總譜，創作時間跨度40餘年，較全面地展示了趙季平音樂創作的軌跡和發展、成熟的進程。《選集》分為管弦樂和民族管弦樂兩大部分。其中管弦樂作品包含《第一交響樂》《喬家大院》《絲綢之路音樂瞬間——管弦樂小品三首》《第一小提琴協奏曲》《第二琵琶協奏曲》《大宅門寫意》以及《大提琴協奏曲（莊周夢）》（管弦樂隊版）、《中國古詩詞歌曲五首》《關山月》（為大提琴、琵琶、笙、塔布拉鼓而作）；民族管弦樂作品包含《第二交響樂——和平頌》《慶典序曲》《古槐尋根》《悼歌》《夏》《大宅門——盧溝曉月》、管子協奏曲《絲綢之路幻想組曲》，二胡協奏曲《心香》，大提琴協奏曲《莊周夢》（民族管弦樂隊版）、《第三交響樂——風雅頌之交響》。除此之外，這套選集具有「一書一碼」，讀者可以通過掃碼在線視聽。

在世界樂壇留下獨特印記

在當日的首發儀式上，中國音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韓新安表示，《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的出版首發，不僅是對趙季平先生創作成就的梳理和總結，也是新時期中國音樂文

化繁榮發展進程中一個值得聚焦的事件。趙季平先生是陝西這片廣袤的黃土地養育的音樂驕子，是一位活躍在世界樂壇的中國作曲家，他的音樂作品具有極強的民族性、藝術性和緊扣時代脈搏的時代性。在他的音樂作品中，能感受到漢唐禮樂的精彩，能品味出京劇民謠的神韻，能聽得到古琴笙簫的律動，能體會到胡琴雜鼓的共鳴。對於今天乃至今後的音樂創作者來說，他的藝術實踐，既是一種示範，更是一種引領。

上海音樂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劉麗娟亦表示，選集中的作品，展現出作曲家不斷尋求自我突破的開拓與創新精神，作品運用中國民族音樂元素，並結合現代西方音樂的作曲手法，尋求民族音樂的時代表達，對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化進程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相信這套選集的出版，能讓中國當代的音樂創作在世界樂壇上留下獨特的印記」。

「趙季平先生作為西安音樂學院名譽院長，也是學校著名校友代表。他幾十年如一日致力於傳承和弘揚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善於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作曲技法相融合，創作出了一大批人民群眾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被譽為中國樂壇最具中國風格、中華氣質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作曲家。」西安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張立傑在致辭中表示，《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首發式在西安音樂學院舉辦，希望通過此次作品首發式，激勵學校更多的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肩負起時代重任，創作出更多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優秀作品。

中國民族音樂早已融入血液

作為扎根於三秦大地的作曲家，趙季平的音樂創作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多年來，他善於通過音樂表現時代、展示現實，同時，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將經久不衰的故事，幻化為動人的音符，寫出了能和世界對話、為老百姓喜歡的音樂作品。首發式上，趙季平現場感謝了許多人，他說，這部選集從策劃到付梓，經歷了兩年，如今終於首發，非常激動。

據介紹，今年已經76歲的趙季平一直都很忙，儘管他的作品已經超過了上千部，並且獲獎無數、享譽海內外，但他依然停不下來。「我每天早起吃完早飯高3個小時，坐那兒就開始，已經成為習慣了。」趙季平說，他已經這樣寫作了50多年，中國的民族音樂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中。「創作要保持一顆真心，寫從自己心裏流淌出來的東西，才能打動聽眾。」而早前，由趙季平掛帥，攜陝西老中青作曲家進行創作的交響套曲《延安》，亦在陝西省隆重上演，獻禮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圖：受訪者提供



●《趙季平音樂作品選集》創作時間跨度40餘年。受訪者供圖

東野圭吾的改編作

東野圭吾的影視改編作，一向數目驚人，隨手一算，近年曾在香港公映的已有2019年的《假面飯店》及《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2018年的《人魚沉睡的家》、《當祈禱落幕時》及2017年的《解憂雜貨店》等等，雖然並非所有均是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整體上的平均水準，一般而言均可說保持娛樂性及人性探索的平衡。

今次我想談相對而言，一些較為冷門的東野影視改編作，以及他們的有趣特質。我發現一般而言，東野改編作在修改原著的程度，大抵都傾向保守，或許是因為東野名氣大，大幅度的刪改容易引起書迷的反梓；又或是東野小說本身的完成度高，簡單而言文本已接近影像的記錄版，亦步亦趨的「還原」大抵已屬稱職的安排。

此所以如2011年的《黎明破曉的街道》（岸谷五朗及深田恭子主演）又或是2016年的《疾風迴旋曲》（阿部寬主演），均屬典型的「還原式」作品，尤其是原著中的經典文本，更加珍而重之在電影中作審慎重現式的處理，如前者借新谷之口道出一眾中年男人的悲哀：「每一個，統統已經不是男人，就像老婆不是女人，我們也不再是男人……想重新當男人就去風月場所。」（電影版借石黑賢之口作「智者」分享）。不過有趣的是，或許是因為電影版始終因時間之限，未能完全從容交代情節，又或是擔心小說文本有一定的曖昧性或含蓄的餘音，往往不約而同喜歡「畫蛇添足」似地

結局隱藏式的收結，盡量以毫無懸念的方式，把下場作明確交代說明。

《黎明破曉的街道》的小說本來收結在渡部發現妻子一早已發現自己外遇的情況（他一直以為掩飾得很稱職），而加上發現當晚，正是秋葉宣布與他結束關係之際，於是頓時陷入「雙失」的窘境。電影則唯死以上的收結還太過含蓄，於是加上翌日上班時，妻子還要稱職地送渡部上班，配上旁白插入這才是無休止地獄的開始云云；另一邊廂則配上秋葉獨個兒的唸白，表示非常感激渡部陪她度過一段艱難的日子作對比，以顯示禍福無常的悲喜逆轉。

與此同時，《疾風迴旋曲》的處理也大同小異。小說收結於秀人偷走了炭疽桿菌K-99，再打算迫父親栗林公開事實，把公司不負責任的舉動揭示出來。回到電影時，不僅安排飾演栗林的阿部寬大徹大悟（原著中以栗林以為K-99再被對手千品偷走而無比煩惱作結），接受兒子的勸說及好意，甚至更進一步，在總公司來一場大逆轉，在把K-99歸還上司東鄉之時，同時告之已在外安排了記者招待會以公諸天下，徹底把栗林一角英雄化。於我而言，以上兩者的處理，可謂不約而同地為觀眾「着想」，把再無懸念及變數的結局選擇呈現在大家眼前，大抵而言也是一從俗的應對方法。

而印象中最為關鍵性的東野小說影視作改編，我想起2011年的電視電影《迴廊亭殺人事件》。原著中關鍵的復仇人物桐生枝梨子，為求混入一原家的遺囑聚會中，於是喬裝成為與



書評

文：湯禎兆

《疾風迴旋曲》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台灣東販

一原家關係密切的七十歲老婆婆本間菊代。影視版由常盤貴子飾演桐生枝梨子，本來我以為有機會可以看到她挑戰自己極限，扮演老婆婆的「考牌」演出，豈料竟然改為她扮演菊代的女兒美代子（原著中並無此角色），且由她代替菊代參加遺囑宴來草草應付。大抵這也可看成為對東野原著的最大改動作，尤其是因此把東野原著中不少關鍵性的設計一筆抹去，甚至說可以說成為徒增了本來沒有的漏洞，由裏而言對東野來說，可謂蒙上不自之冤。舉例而言，扮成菊代的枝梨子在進入一原由香房間後，發現後者已被人殺害，匆忙間從後花園再跳過水池回到自己房間。後來刑警在查案時，正是以七十歲的老婆婆不可能跳過水池而把菊代排除於嫌疑範圍，但影視版的改動顯然便破壞了小說的設計，令到枝梨子的犯案動機呼之欲出。

在改編的議題上，我從來不是小說的原教旨主義者，但前提一定要改得其所，否則只會自暴其短，丟人現眼。

保育黃霑

作者：黃霑著，吳俊雄編，黃霑書房製作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黃霑，香港著名作曲家、填詞人，對粵語流行曲的發展有里程碑式的貢獻，其填詞的《獅子山下》、《上海灘》、《滄海一聲笑》等名曲，傳

唱廣大華人地區。黃霑2004年身故後，一班學者啟動「黃霑書房」計劃，花多年時間搜集了黃霑歷年的專欄文章、學術論文、手稿、樂譜、傳真、信件等珍貴文獻，用黃霑留下的材料，探究黃霑行過的路。本書一套五冊，展示了黃霑身世與香港軌跡的交錯、他對流行音樂的心得和見解、與同代音樂人的交往，是研究黃霑至為重要的專集。

舞中生有

——錢秀蓮舞蹈1969-2019

作者：錢秀蓮
出版：天地圖書



藝術，是一個從無到有、有中求變的創作過程。舞蹈家錢秀蓮博士是香港第一代編舞家，曾編導及統籌一百多齣舞蹈作品，並多次為香港舞蹈團及海外作客編舞。曾赴北京舞蹈學院研習中國舞及於美國紐約深造瑪莎葛蘭現代舞及研習拉班動作律分析，後更獲美國大學工商管理博士、香港演藝學院編舞系碩士。她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活躍於舞壇至今，舞品的靈感如何湧現？舞品的背後訴說着怎樣的故事？如何面對各種衝擊？如何跨過創作的瓶頸？透過這本著作，錢博士細細分享她從無到有、從有到變的每一步。

樹冠上

作者：理察·鮑爾斯
出版：時報文化



2019年普立茲得獎小說。生命從地球上消失之前的關鍵時刻，森林正在向人類發出警告，種種信息從天而降……全書宛如盤古巨樹般自樹根揭開半世紀美國西北部的伐木浩劫，帶出九名主角與最後一片原生林木之間生死相繫的命運。當中包括青年藝術家、華裔女工程師、心理學博士生、專利律師夫婦、越戰退役上尉、半身不遂的IT科技鉅子、言語障礙的植物學家，以及一名曾因縱情玩樂觸電身亡但死而復生的女大學生，據說銀閃閃的樹靈在幽冥中對她說話，伸出援手，將她拉回人世。生命究竟人類如何要求？多少人願意為了保護樹木而犧牲？生命如此豐富，為何人類擺脫不了物種孤獨，總是感到孤單、無助又寂寥？

簡訊

故宮原院長單霽翔新書將亮相香港書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以「文化遺產裏的中國故事」為主題的圖書《萬里走單騎：老單日記》近日在北京首發，該書作者為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全書以文化遺產傳承、利用和保護的故事為經，以作者「老單」在9個省份、12處遺產參加《萬里走單騎》節目錄製的見聞和隨想為緯，記述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文化遺產中尋找和守望中華文化根脈的故事。據悉，該書將亮相7月舉行的香港書展。



●《萬里走單騎：老單日記》。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供圖

遺產保護有着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受益權。把更多的文物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的故事告訴公眾，讓更多的人參與到這項事業中來，這才是文化遺產工作者們的共同追求。

「我有一個願望，要讓世界遺產融入國人的現代生活，讓更多的年輕人愛上中華傳統文化，讓中國的世界遺產以鮮活的文化姿態走向世界。」單霽翔說。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經理劉祥臣表示，讀完這本書，可以感受到單霽翔是同時具備學養、閱歷、激情和表達「四要素」的理想作者。「把專業知識進行通俗化、大眾化傳播是單院長一直的主張，也是一貫的做法。」據他介紹，在《萬里走單騎：老單日記》之前，單霽翔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過兩本書，已輸出多個版本的版權。今次，《萬里走單騎：老單日記》將參加香港書展，期待該書能走出去。未來，該出版社將通過資源共享與跨界合作，共同講好中國故事，擴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社會影響力。

中國擁有55處世界遺產，是全世界擁有世界遺產最多的國家之一。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多年，單霽翔認為，「申遺」不是最終目的，「世界之最」也不是終極目標。公眾對文化